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
第四回 捏虛詞密現喪心計 痛遠別合譜斷腸詩

卻說伯青、小儒、王蘭三人來訪二珠，見宋二娘望著他們招手，隨了二娘到洛珠這邊來。原來洛珠的臥室在一順五間後面，一個小院落，栽了些花草。上首大大的曲折形式三間，一間起坐，旁邊兩間是洛珠臥房，裝潢得十分齊整。眾人進了房，見慧珠姊妹二人倉皇失措的坐在牀沿上，呆呆的望著外面，見了眾人也不起身。伯青詫異道：「你屋裡出了什麼大事，驚慌得這個樣兒？外面那些人是那裡來的？聽他聲音像似要淘氣的。」二娘拍手道：「祝少爺再不要提了。今早忽然來了兩三個人，卻都不認識。他走進門就問他姊妹，恰好他兩人在裡面，我見他神色不善，回他被人家接去了。來人不等我說完，拍著桌子罵道：『好大模樣的紅姑娘，躲在家裡不出來招呼，難道我們不給錢的麼？就是真出去了，我們在這裡等一天都要守著他們，見一見紅人兒，明日好成仙去。若是躲著，我們知道了是不依的。』我也沒法，只得請他們坐了，小心陪著他們，無奈七嘴八言的，令人難受。」伯青蹙著眉道：「只怕是……」回頭見洛珠臉上一紅一白，望著伯青更形慚愧。伯青自悔多言，即改口道：「只怕是你家無心得罪人了。」二娘道：「我的少老爺，做這樣買賣還敢得罪人？只愁趨奉不及，就是不招接的人，也是好言好語回覆他，還要留茶留飯。我前後仔細一想，實在沒有得罪人的處。」小儒道：「那些人如果來尋樂的，斷不會淘氣，大抵有因而來。你再去試探他，只要糊出門，即沒事了。」

正說著，猛聽得外廂天崩地裂一聲，好似桌子推翻，連板壁都打倒了。二娘急急跑了出去。少停見一個小婢，喘吁吁的奔進米道：「不好了，來人把桌椅全行打壞，大姑娘房內春得稀爛。現在抓住末二奶奶打了幾下，還要他交出姑娘們來才肯干休，口口聲聲的要打進來。說看見三個人走進去，分明將姑娘藏在內裡騙著我們。」嚇得二珠哭了起來，慧珠分外害怕找繩子要自盡。伯青、王蘭都慌起來，一面勸慰二珠，自己心中也想走出去。

小儒卻有點主見道：「不要亂，什麼人事，他還敢糟蹋我們麼？倒是晚秀，柔雲被他等看見卻不便。你家可有後門？」洛珠顫顫的道：「我我這屋後有個後門。」小儒道：「那就好了，我們三人伴著你姊妹由後門走出去，悄悄的到我家裡住幾天避一避風頭，就沒有事了。」王蘭道：「很用得。」也不由二珠作主，逼著他們將隨身要物帶了幾件。洛珠起身將帳子掀開，露出兩扇小小的門。原來這門在裡面是個暗門，以備不虞的。眾人走出了後門，正是秦淮河邊，卻好見連兒同著馬夫在空地上放馬。伯青喚了他過來道：「你去叫兩頂轎子，不要耽誤快些去。」連兒見主人與二珠立在空地上，神色倉皇，不知何故，也不敢問，急急的轉身去了。伯青果將三名馬夫叫在身旁，猶防來人尋至相關。不多時，連兒押著兩乘轎子來了。小儒道：「抬到我宅裡去，重重行賞。」二珠坐轎，三人乘騎，一路如飛，奔三山街而來。到了府前，眾人下馬，轎子一直抬至火巷內才住。

小儒領著二珠，同眾人由火巷一個小門進去，轉了好幾處彎彎曲曲的迴廊，見一排五間亭子，兩邊向水，一面倚著假山，題曰「春吟小榭」。亭外牡丹盛開，綠陰低護，走過迎面一座紅欄小石橋，即至亭中，是小儒平時讀書的所在。亭中盛設頗為幽雅，內裡一間用楠木落地罩隔開，倚壁一榻，衾枕華美。小儒讓眾人坐了，伺候的小奴雙福，送上茶來。

慧珠道：「我這會心中才定，尚覺有點突突的。那些人進門就鬧起來，決非無故而至，慢慢的訪問都要明白。想我們這種人是極無味的，恰聲下氣的去奉承人，稍有不到人人得欺。若是個良家女兒，正眼也不敢覷一覷。」說著，流下淚來。洛珠提起心事，又想到適才的光景，不由得一陣心酸。小儒、王蘭一旁歎息，伯青淒然道：「晚秀之言足見心地，我見那些行戶人家樂此不倦，以是為榮者不可勝數，想他等另具一副肝腸。何況古今來多少才人亦曾淪落風塵，只要出淤泥而不染，後日都有個好好結局。晚秀、柔雲有何患焉！」二珠聽了皆點頭稱是，拭了淚痕。

慧珠起身向小儒道：「我們理應去謁見夫人，煩你引導。」小儒道：「那倒可以不必，我代你說聲罷。」洛珠道：「什麼話，理數不可缺的。」祝王二人亦云：「謁見為是。」小儒不再推托，囑咐雙福著廚房內在例菜內添兩色：油炸鴨子，清燉鱒魚；再加樣麻姑筍絲湯兒，開一壇好老酒，就擺在這亭子上。王蘭道：「我們是要回去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者香忽然客氣起來，我是代晚秀、柔雲壓驚，借此聚聚，你縱然要去，難道也阻我請人麼？」王蘭道：「既如此說法，我做陪客不走了。」小儒道：「我料你也捨不得走。」大眾都笑了。

小儒領著二珠來見他妻子方夫人。若說這方夫人，是極賢淑的，而且才貌雙佳，與小儒同庚，生了二子一女。小儒深得內助之力，夫婦又極伉儷。這日，正坐在窗前調引兒女玩笑，抬頭見小儒進來，起身相迎。又見小儒背後隨著兩個閨娃，容光煥映，清若芙蕖，忙問道：「此係何人？」小儒笑道：「就是我平時極口稱贊的聶家姊妹，今日特地領來見你，可信我言不謬贊。」

二珠上前叩見，夫人忙用手挽起道：「名不虛傳，不愧『國色，二字。』又叫他們坐了，問道：「今日因甚事兒到我府裡來？」小儒將前後情節細說一遍，方夫人歎道：「世有名花，當知愛惜。若輩殺風景，可知其俗入骨髓，不足計較。我府中房屋甚大，就在這裡多住幾日，外人也不敢奈何你們。晚間在我房裡歇，與我談談，倒不寂寞。」二珠道了謝，齊說道：「蒙夫人錯愛，不鄙賤質，又許時聆訓誨，真萬幸也。」方夫人聽他們出言彬雅，尤為歡喜。坐了坐，小儒同他們出來。

王蘭道：「你們見過小儒兄的嫂夫人了？還是被打出來的，還是被擡出來的？多分小儒也捱了一頓罵，不然何以都怔怔的？」洛珠笑道：「你可是活見鬼，見那個怔怔的？夫人極寬厚，見了很疼我們，還叫我們晚間到上房去宿，陪夫人閒話。娶了這位夫人，真是前世修來的。」王蘭笑道：「晚間到上房陪夫人，是極好的事，豈不要把小儒又出來，讓你們先問聲小儒，可願意不願意？」小儒笑道：「放屁！你慣會說瞎話，我平時一個月就有二十餘天宿在外書房。只怕你日後娶了弟媳，有事攆你都不肯走的，好歹你不過仗著一付涎臉兒。」

大家說笑多時，見雙福擺上酒來。他們常聚的不謙讓，挨次而坐。慧珠終覺放心不下他母親，不知道那些人可去沒有去？央著雙福去探個信兒。小儒道：「我也想到此處，你可速去訪明白了來回話。」雙福答應著去了。

單說二娘從後面走出來，見桌椅全行打損，來人跳來跳去的罵。二娘忍氣陪笑道：「爺們不要動氣，姑娘今日真不在家，已經打發人接去了，請爺們稍守片刻。如果躲在屋裡不見人，這又何苦呢！難道打壞多少東西，不肉痛的麼？就見一見爺們也不把他們吞了下去。爺們是知情達理，可知我這話是不欺人的。」二娘正在分辯，內中一人身材高大，貌極惡陋，睜著眼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我親眼見三個人走進去，不是你家孤老是誰？那三個人衣服華美，人又少年，你巴結他，將這些巧話來搪塞我們。」說著，把二娘一掌，二娘立腳不穩，一蹶幾乎跌翻，不覺紅漲了臉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姑娘既不在家，暫時變也變不出。爺們把東西打壞了不算數，還要打罵我。爺們也是些正經人，動手動腳的都不成說話。我又是個老年婦人，難道還與人打降不成？真是沒有見過的事。」冷笑了聲，轉身即走。

這人聽了，跳起來搶步上前，把二娘叉倒，不分皂白，拳打腳踢。二娘打得在地上亂滾，喊叫「地方救命！」嚇得眾人勸又不是，幫又不是，都噤住了。來人又奔進慧珠房內，索性打個竟盡，出來指著二娘道：「你這老虔婆倒會撒潑，停一會叫你看手段。你們這些烏龜家還了得！」忿忿而去。小婢等人將二娘扶起，椅子上坐了。二娘頓足捶胸，既哭且罵。

王氏起先躲在自己房內，此時聽得人去了，方敢出來。見二娘衣裙破損，頭面打傷，臉上紅一塊白一塊，額角上幾個老大疙瘩，心中著實不忍。攙他進房，用水洗了頭面，整頓衣發，婉婉的寬解。又勸他吃些飲食，二娘歎口氣道：「聶奶奶，這碗牢飯我也懶得吃了，陪盡無數小心，費盡無數唇舌，一日到晚刻刻提心在口，還要受人糟蹋。我長到四十多歲，這樣苦真是頭一遭。明日正把牢門關起來，人還能吃我訛頭麼？有紫金子賺，我都不願了。」又指著外面罵道：「這一起瘟雜種，打了你家老娘，明日要挨千刀副萬刀剝呢！」說了罵，罵了說，好半會方住。回頭問小婢道：「姑娘們呢？人去了可以出來了。難道我打成這個樣子，他們

不知道麼？還要商酌個主見，尋個地方避一避再說，怕這些瘟癘種要重米的。我吃苦；也罷了，他們大風都吹不起，還能經這樣大浪麼？神天保佑，方才是沒有鬧進去，果真看見他們，還不肯干休呢！」又歎口氣道：「轟奶奶，不是我說，你家兩位千金性情實在古怪。接不得的人不說，接得的人若不與他們合式，想同他說句話兒好像登天。大姑娘是冷冷的，令人難耐；二姑娘那一張鼻嘴薄唇，說出幾句刻薄話兒，益發令人存身不住，難免暗地裡得罪人。全仗著我敷衍人，也敷衍不了許多。天下能有幾個像祝少爺那一班人，又肯用錢，又順著他們脾氣。我親見他姊妹不高興，無數的釘子給祝少爺碰，祝少爺反笑嘻嘻的七搭八搭逗著他們說。陳少爺、王少爺也是這樣。你想想，這種有錢有勢的貴公子反來恭維他們，難得不難得？所以把他姊妹脾氣釀壞了，以為世上人都是這樣的。」

王氏點頭道：「二奶奶真說得不錯，就是我家這幾年，也很虧他提拔，實在他的錢用得不少。最難是連戲言都不與慧珠說一句。這樣脾氣，我家慧珠才合式。常想托出人來說，把慧姑給了祝少爺，洛姑也給了王少爺。後半世你我日子也靠得住，他們不是薄情的人。」二娘搖首道：「暫時不得成功，可知道祝王二人正室還沒有娶，他們讀書明理的人，斷不肯先納妾的。將來我看你家兩個姐兒，都是他們的人，此時卻不好提。」只見小婢走來道：「那些人鬧的時候，兩位姑娘出了後門，隨陳少爺回府去了，說過幾日才回來。」二娘道：「好極了。我正想送他們出去避幾天，在陳少爺府裡是放心的。」

大家正說著，忽見兩個人似公差打扮，一老一少，昂昂的走進來問道：「這裡可是轟家麼？」王氏應了聲。老年的道：「你可是轟王氏？這位可是宋氏？」二娘見問得蹊蹺，忙起身讓坐道：「二位下問有何見論？我正是宋氏，人人皆知，瞞不起的。請問二位上姓？」老年的道：「我叫劉亮。」指著少年道：「他叫周明。敝衙門是上元縣，無事也不能驚動，有件公事在這裡，望一望就明白了。」在襪筒內摸出一張紙來，遞與二娘。王氏識得幾個字，走過來看道：

特授江寧府上元縣正堂毛為恃勢行兇，乞正風化事。本月初九日，拮文生柴士圖、包友禮，文童聞南金，民人王義等稟稱：「生等向住桃」十渡地方，忽然前歲搬來轟王氏母女三人，本籍蘇州，買民人王義之宅居住，與生等近在四鄰，並聲稱投親來此。居未數月，即延請曲師教伊二女彈唱，又密結著名女棍宋氏聯為心腹，勾引遊人；並有當地無恥縉紳子弟，時為往來，以作靠背。生等忝列膠庠，知關風化，即著王義辭房，囑伊另遷。而轟王氏等陽奉陰違，延宕不去。近日更無忌憚，甚至喝雉呼盧，徹夜不已。盜火堪虞，千人一見。生等萬難坐視，時慮禍延，乃約王義同往婉為啟導，冀彼有所感悔而能知止。詎料轟王氏等遷怒多事，侈口謾罵，稍與爭辯即喝令家奴數十名將生等撮地痛打，反栽無故誣良，嗣為旁觀勸解始釋。伏思禁城之內膽敢橫行，其意不過有所倚恃；不知誘引子弟法無可逃，毆辱斯文更無可道。若不嚴逐根究，將來之行為，非生等所敢擬議」云云。為此，即仰該差飛提轟王氏、宋氏及轟氏二女一並到案，訊明重辦，毋得稍有徇庇，致乾未便，切切。年月日本縣行

王氏看完嚇得面如土色，滿身發抖起來。幸虧二娘還有主意，走進房內好半會，取出兩個梅紅紙包，遞與來差道：「些須非敬請收了買杯酒吃，俗說道，千差萬差，來人不差。至於這件事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論，躲不了的。只求二位頭翁稍停半日，容我們稍為料理。況兩個姐兒亦是在案要緊人證，今日被祝大人叫去，也要接回來，一同赴審。最好笑是原告一個都認不得，就是房主人王義，連魂靈都沒有來一遭。這種無影無形的事，從那裡說起。」

兩個差人見二娘很懂事務，說話又明亮，將銀包顛了顛約有十兩光景，頗為歡喜。劉亮把扇子在桌上拍了一下道：「宋奶奶，我看你是個明白人，又會力、事。蒙你的情，看得起我們，有一句話不得不告訴一聲。可知道這件事當真是這一起人告你的麼？你說連認都認不得，我也曉得你認不得。你家暗中得罪個人，這人卻不好說話，所以化出這些人來出首的。」周明側著頭道：「劉老爹，你不要說罷，緊防說出牽搭來，我是不管的。」劉亮道：「兄弟，末奶奶是個懂事的人，縱有牽搭，我也要說的，賣貨要賣於識者。」二娘叫人擺酒飯請他們，劉亮一面吃著飯，說道：「宋奶奶，你道是那個？就是那三山街上的劉御史。昨日面會本官談明白了，今早約這班人連名具稟，即刻批出來，點了堂簽。你想可快不快？宋奶奶，我伙計們有個主見，你們商議著。我們說你家姑娘未曾提到，可以捺得一時半刻，多卻不能，因為原告的腳力太大。最好你也去尋條路內裡說聲，那就緩下來了。事過亦要到別處讓讓風頭。這些話要曉得是我們報效你的。」

二娘聽了，千恩萬謝，又封出幾兩銀子，打發來差去了。二娘跌足道：「那日遊湖回來，聽得說得罪了劉御史，我就知道不妙，果然弄出事來，是自家去尋的晦氣！」只見雙福來問信，二娘一五一十對他說了，並囑慧珠求諸位少爺設個法兒。

雙福回來，細細對眾人說了一遍。慧珠、洛珠聽了如萬箭攢心，忍著一包眼淚，起身向小儒福了福道：「我姊妹二人蒙君等契合，不以卑賤見棄。今不幸老母遭此橫禍，要求你代母親、二娘解脫，我們至死不忘大德。伯青是有父母在堂，不便為此事出頭，所以不去央他。」說著哭了起來，意欲彎腰下拜。小儒忙扶住，慨然道：「晚秀柔雲但請放心，交友原共患難的，你我雖隔以形骸，究竟此心不隔。況這毛縣令是先父的門生，我去說個情兒，想他也不好十分推卻。你們切不可傷心，自己保重要緊。此事交在我陳小儒身上就是了。」二珠聞言感激不盡，謝了又謝。伯青、王蘭也作揖道謝。慧珠又催小儒就去，恐仍有變動。

小儒吩咐雙福傳話，外面備轎拜縣裡去。小儒到後面穿了公服，方夫人也說去的為是。少頃，伺候已齊，小儒辭了眾人，乘轎直向縣裡來。到了衙前，先去投了帖，他們是通家世交，即刻請見。兩人見禮，彼此問好。毛知縣道：「許久不晤世弟了。」小儒欠身道：「屢欲趨階請安，無如俗事多多，不能如願。小弟今日之行，因有事懇求世兄，未免冒昧。」遂將轟家如何受屈之處，從頭細說。又說到「二珠已為祝王二人賞識，不久即備位小星，尚祈破格體恤，以全祝王二人面目。他們屬在治下，不便來謁，轉委小弟緩頰。」說畢，又深深打一躬。

毛知縣哈哈大笑，手捻長髯道：「世弟過於鍾情了。若論祝頌三的公子與王茂才，愚兄也素仰其才，既然轟家姊妹做了他的側室，世弟又來討情，我斷不能難為他。今早劉仁香太史來，囑托我切實究治，並暗傷旁著暗位。此時說穿了，只好含糊了事。但是這轟家，世弟須知會他往別處去走走。不然劉太史未必就肯干休，那時鬧到別處去，我就不能庇護了，而且也不好看相。」小儒道：「蒙世兄格外施恩，小弟也知感激。若說暫避，不用世兄費心，小弟卻理會得，何能使世兄作難。」又說了一會閒話，起身告辭。毛知縣直送到暖閣外始回。

小儒到了自己府內，先將知縣准情開脫的話，告訴他們。二珠聽了轉悲為喜，感謝不已。伯青、王蘭也十分歡喜。小儒換了便服，重新入座。大家方才暢飲，只見雙福進來道：「轟奶奶同宋二娘在外求見。」小儒道：「叫他裡面來。」不多一會，雙福領了他們到亭子上。二人搶步上前，叩謝了眾人。小儒叫他們坐了，道：「你們的事已經吹散了，可以放心罷。」

二娘道：「若不是諸位少爺大力，我們是衝定了家。將才差人來取了一張改過切結去，並限三日內搬回原籍。我想南京城裡是無人不知的，就是官府不押逐，我們也難住了。已與轟奶奶議定，暫回蘇州，不過一年半載仍是要來的。劉蘊這雜種進了京，就沒有對頭了。我們一則過來叩謝，二則還求少爺格外成全。我們城裡尚有點首尾，非八九個日子不能清楚，意欲暫在少爺府裡小住幾天，料理各事。外面是萬不能住的，再有點風波，就牽搭了。總總蒙少老爺天高地厚之恩，碎身難保，惟有禱告少老爺連中三元，位極人臣。」小儒道：「這事不難，你們今日收拾收拾就搬到我府裡來。況你家姑娘也不放心你們在外面住呢。」二娘起身重道了謝，又往後堂見了方夫人。

慧珠見其事已結，喜出望外，心中萬分感激小儒。又聞得要回蘇州，卻又樂去悲來。難得遇著伯青這一個知己，想此番一別，地北天南，不知日後可能相聚？不由得撲簌簌掉下淚米。洛珠也是一樣心事，王蘭背著臉長吁短歎。伯青起初也難過，落後一想，反釋然道：「俗云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，自古有離即有合。況他們回蘇州亦是正理，離此不過數日程途，音問可以常通，他日仍聚在一處也未可定。縱然日夜悲思，試問可能將他們留下？我若再悽悽惶惶的，他們分外悲苦。晚秀又是個鍾情的人，倒反要生出別的事來。」想定主意，扯了慧珠坐在亭外石欄上，委委婉婉的開導他。慧珠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不過叫我打開心腸，將你我情節看淡了，日後都要相會的；糟蹋了自己身子，你倒不放心。」伯青道：「聞卿之言愁思頓解，不負你我兩心相印一

番。」那邊洛珠，王蘭也聚在一處私語，顰眉淚眼，難捨難分。

小儒道：「我已備了一席為晚秀，柔雲饒行，大家須盡興痛飲，此一別至速也要一年半載。」見雙福進來將四壁紗燈點齊，擺上酒肴。一主四賓，序齒入座。烹治十分精潔，無如眾人各有心事，難於下咽。小儒道：「既得春回又將夏至，適逢晚秀、柔雲回裡，我們大眾意在聯句，詩曰《送春詞》，要暗合臨歧贈別之意。諸君以為如何？」伯青、王蘭道：「弟等亦有此意，即從小儒兄起。」小儒電不推遜，叫人取過筆硯，先寫「送春訓」三字，複寫起句，與眾人看道：

春來春去倍傷神，

伯青贊道：「一起便合淒然遠別之意，兼之恰如題分。」便接寫道：

記得尋春又送春。滿院落紅飛似雨，

王蘭道：「接句更覺出色。」遂續著寫道：

一堤嫩綠軟成茵。最憐南浦將行客，

慧珠眼圈兒一紅道：「說到我們本意了。」接寫道：

不解東風慣蕩塵。鶯燕有心仍戀舊，

洛珠接口道：

煙雲過眼總無因。鐘聲遠寺催將斷，

慧珠聽了，落下淚來，小儒道：「柔雲音調何其悲也。」遂續道：

鳥語空庭聽未真。應候惟知有桃李，

伯青道：「用一頓句作開合，音韻更響。」接道：

耐寒終不及松筠。樓頭少婦愁憑檻，

王蘭道：「接句『為晚秀、柔雲作一影子，下一句又歸到本題了。』續道：

洞口漁郎漫問津。金粉當年思故跡，

慧珠道：

林泉小隱許存身。無多別淚休輕灑，

伯青點點頭道：

不盡離情懶欲申。

小儒道：「再續兩韻也好結了。」忙接道：

怕見峰巒橫北郭，

王蘭接著寫道：

任他蜂蝶鬧西鄰。

伯青道：「寫到本題而住最妙。」接寫道：

飄零柳絮紛紛去，

慧珠道：

冷淡梨花處處新。寄語韶華須暫駐，

洛珠道：「尾句我結了罷。」

天涯猶有未歸人。

小儒拍桌大贊道：「柔雲此句情神並到，不脫不黏，令人讀之黯然魂消。拜服，拜服！」慧珠將此句念了幾遍，更覺傷心道：「從此天涯歸人無幾。」小儒用紙謄清，注了各人名字在下從頭念了一遍，道：「十二韻一氣呵成，若出白一人之口，聯句得此真不易也。」眾人也傳看了一會。外面已交三鼓，撤席散坐，又談了半會，伯青，王蘭作辭回家。

從此每日清晨即來，半夜方回。二珠有時進去陪方夫人談談，方夫人大為憐愛他們。一連半月有餘，二娘將外面各事理清，在碼頭上僱定了船，擇於明日起程。

當晚，小儒又備席與他們送行，說明了暢飲一夜，明早好送他姊妹登舟。王蘭同洛珠絮絮叨叨說個不了，時哭時歎，連酒都不吃。伯青與慧珠坐在席上，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默默無言相對飲泣。小儒也覺難處，想出些話來寬慰他們。

慧珠向伯青道：「我們這一別，未卜何日方能聚首。只怕你要再見我時，我多分要愁死了。」說著又哭，勉強又說道：「我有句話，屢欲同你說，又恐你不願意，今日卻不得不說了。老太爺老太太只生了你一個，滿指望你揚名顯親，替父母爭光。無如你卻不以功名為念，老太太又疼愛你，不好一定強著你。為人子者，當體貼父母懷抱才是。你具此奇才，何愁不步青云。我勸你從此把那在外面疏財任俠的性情改一改，靜靜的用起功夫來。秋天鄉試，倘然中得一名舉人，老太爺老太太固極歡喜，我在蘇州也歡喜。免得人議論你貪著花柳誤了功名，那聲名是不好當的。你真同我好，可依我這一句話兒。」伯青聽了，淚如雨落，哽咽了半會，道：「晚秀金石之言，已銘肺腑。我非不知父母望子心切，以為『功名』二字三十而外得之不晚，深恐此身為微名羈絆，負了少年。今日既如此說法，但放寬心，我準備秋風一戰，都有以慰我晚脚也。」小儒道：「晚秀這話說得正大，全沒有兒女情態，不枉你們兩情相許，真要愧煞我輩鬚眉了。」那邊洛珠也勸王蘭秋天下場，不可耽誤功名。王蘭亦諾諾應許。兩邊又說了許多悲切的話。

不覺天明，二娘早已起身，同著王氏收拾齊備，進來叩謝眾人。二娘道：「明年春初，可以到南京來。諸位少爺沒事，可請到蘇州逛逛去，不然也要時常通個信息，不要望壞了兩個姐兒，諸位少爺想也不忍心的。」又引得二珠哭了起來，好容易被小儒勸住。二娘又同著二珠到後堂叩辭夫人，方夫人反覺戀戀難捨，贈了他姊妹許多東西，又囑咐「早去早回，停一兩個月就可來的。況這件事有我家老爺住在南京，都司庇護著的」。二珠答應，辭了出來。外面輿馬業已齊備，慧珠、洛珠見勢不可留，先向小儒作謝，叮囑他沒事勸勸伯青，王蘭不要想念他們，當以功名為念。小儒見此光景，也自傷心，惟有點頭而已。

二珠轉身與祝王二人作辭，各人扯住了手，面面相覷不發一言，好半會一齊放聲痛哭。王氏、二娘在旁也眼淚鼻涕鬧個不清。見天色不早，上前勸住他們，催促動身。二珠沒奈何，隨著出來，眾人相送。可憐二珠一步一回頭，恨不得由亭子上走到大門外，有十里路長才遂意。到了門外，二娘攙他們進轎，二娘等人各上了小轎，大家說聲珍重，如飛的去了。伯青，王蘭立在門前望不見他們一起轎子；尚呆呆的不動。小儒扯了他們進來，再四勸慰了半日，各自回家。

伯青回到府內，不言不笑，好似癡的一般；又怕人知道，背地裡出了無數眼淚。王蘭在家亦然。倒是小儒閒日，到兩家來走走，又將二珠臨行勸他們立志功名的話，說了幾回。二人無奈，除卻與小儒盤桓，逐日用起功來。祝公夫婦大為歡喜，難得兒子回心轉意，巴乾功名。

一日，伯青正在書房納悶，見連兒進來道：「老爺請少爺後堂說話，京裡舅太爺有信來了。」不知信中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